

法律出版社

匿名信

陈典著



匿名信

陈典 著

法律出版社



匿 名 信

陈 典

法 律 出 版 社

匿名信

陈典

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00,000字

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12,200

书号10004·002 定价1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匿名信》是一部以法院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。

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法庭庭长李潜、法院书记杜玉堃、姚定闵和李春康、姚若蓉等两代人的形象。

由于几度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动乱局面，别有用心者夏贵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消除罪证、上窜下跳、混水摸鱼、不择手段、陷害他人、投寄匿名信，造成了种种冤案，使李潜庭长、杜玉堃书记和姚定闵教授三家遭受到不同的悲惨命运：

水产教授姚定闵受到恶人诬陷，几至判刑问罪，李潜庭长出于维护法制的强烈责任感，尽全力澄清姚定闵的冤情，但由于历史原因，为此被错划为右派。接着，杜玉堃也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……通过铁门小宅里三家人的变迁和下一代人爱情的曲折经历，体现了健全法制的重要性，也写出了法制不健全所带来的悲剧。

本书背景广阔，故事曲折，情节动人，语言精练，读后能给人思索和启迪。

第一章

1

古城北京住宅的建筑特色，是宅院的规模与门的大小形状之密切配合。达官贵人的宏丽府邸，一定配之以朱漆大门、高台阶、宽门槛，外有门庭、内有门道，大门两侧，雄狮威踞，赫赫然一派宏门大宅之风；小康人家的院门，漆不着朱红，阶不过三步，门槛小了一号，多是内有门道而外无门庭，至于石狮嘛，也是趋炎附势者着意琢一对小狮头蹲于石柱之上，其家也微，其狮也萎，其门也小；至于穷街陋巷的黎民百姓所居，其门户则杂斑不一，或高或矮，或宽或窄，风蚀日炙，门裂漆剥，很相符于门宅住户的度日为难之态；当然，最穷苦的底层贫民就只好住大杂院了，民有腹无食，院有房无门，人与宅相依为命。所以，人运腾达，门必耀彩，而命途艰辛，则门户萧凉。

在闹市区王府井与北城墙安定门中间，有一条宽阔而安静的街道：大佛寺大街。这里车少人稀，便道宽广，且又交通方便，是一个理想的住宅点。在这条大街上靠近清代大公主

府的一側，有一座小宅。門是兩扇不大的鐵門，內外各包一層鐵皮，鐵皮上的許多圓釘，由於風吹日晒，年代深遠，鉛鐵皮色澤已然暗褪，呈現出一片黯淡的黑灰色。門黑沉沉，陳舊窒悶，毫無生氣。特別是據傳說，這裡曾經是日本的、国民党的特务机构秘密活动点，使这座铁门小宅就更增加了一层令人畏怯的气氛。解放初期，这座铁门小宅是经常关闭的，半年之内，竟没有人住进去。由于门户常关，更显示宅内一定非常萧疏寂静。这种孤寂，对于街坊邻里，就凭空赋有着一种诱惑人的魅力。唯一能满足人们好奇心的，是右扇铁门上的一道投信孔，这个小口早就成了孩子们对铁门小院探头探脑的窥视孔。孩子们的发现也常常被大人们所利用，于是大嫂子、小媳妇甚或老爷儿们都不时的躬着身子，眯起眼睛，从投信孔朝院里张望。

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小的庭院，丝毫没有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。从信孔可以看到宅院分里外两处，前院很小，北面只有两间平顶小房。走过小房，分隔着前后院落的是一堵短墙，墙中央开着一座月门，四片折板，半开半掩。过月门，后院中央长着一株很大的西府海棠，那树亭亭玉立，如盖如冕，既遮着半堵短垣，又蔽着正房的南窗。所谓正房，就是后院五间大瓦房，那瓦房高屋长脊，前廊宽敞，一明两暗，一眼望去很令人感到舒适。

一九五〇年，小院的铁门被打开了，新住户搬了进来，夫妇俩带着一个八、九岁的小孩子，一家三口住进了前院的两间平顶小屋。

虽然铁门小院搬进了住户，但是这家住户并没有给这个宅院增加什么生气，至少在街坊们看来是这样。因为新住户

的男主人每日都是早出晚归，几年之后，左邻右舍仍大有见面不相识者。男主人如此，主妇就更加奇异，因为那女主人成年累月不出大门。这一家三口中，唯一与四邻街坊相熟的，就是那个三年级小学生，不过那小小子又非同一般小孩，不仅不串门，而且也不邀请别家小朋友进院里玩耍，待人接物，竟比小姑娘还羞涩防范。所以即使搬进了人家，那小宅的两扇小铁门，还总是紧紧的关闭着，大有陶渊明先生自诩的“门虽设而常关”的情调。

在邻居们的印象中，每到星期六傍晚，这个临街的铁门小院落就顿显热闹起来，歌声笑语，谈笑风生，一股生机勃勃的情趣从闭锁的铁门缝里飞逸而出。星期日上午，常常可以见到一个健壮的客人手领着小学生高高兴兴地出门去游玩，以至很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误以为这个客人是小学生的父亲。因此，对于小宅里的住户究竟是谁？是干什么的？他们为什么这样与世隔绝？人们倍感神秘。

有一天中午，这个宅院的两扇小铁门突然大开，一个清瘦削的男人抱着一位口吐白沫，挣扎呻吟的女人上了三轮车，飞快地送往医院。三轮车后面，被打得满脸青紫的小学生边追边哭，哑着嗓子喊着：“妈妈呀！妈妈呀！……”邻居们从街头巷尾跑出来，围住小学生，问长问短。那小学生见众人询问，只是回答了一句：“妈妈又犯病了！……”说完依旧哭着跑回去把小铁门关上了。

从此以后，人们才知道这个宅院里住着一个疯女人。

其实那主妇并不是疯子，而是癫痫，就是俗称的抽羊角风。这个病很奇怪，时犯时止，时断时续，不发作的时候，做这做那，又说又笑，一家三口在屋里还显得和美安睦。一

且主妇发病，这一家就象突然遭灾的田野，在经历一场疾风迅雷之后，到处惨淡沉闷，死寂无声了。小学生经常鼻青脸肿的带着伤痕去上学，多嘴的人见了，就指着孩子的背影，恨声地说：“疯女人又打孩子了！”

疯女人的丈夫名叫李潜，是某人民法院的庭长。此人的性格颇为孤癖，家里家外，总是板着脸，极少说话，大部分时间都是看书，看文件。在桌子前面一坐就是三、四个小时，呆呆木木，一动不动，就如同石雕木刻一般。他面前的桌子上，总是有两大堆案卷与厚厚的文件；他的椅后是一个大书橱，书架上密密层层摆满了各式书籍，有马列著作，有毛泽东的著作，大都是解放区编印的各种版本。除此而外就是古今中外各种版本的法学书籍。书架下面是中国古文学的各种典籍。李庭长在家里的生活，就好像沉入了这个书海中。

庭长的儿子取名春康，解放那年才九岁。八、九岁的孩子正是蹦蹦跳跳的天真烂漫之时，春康却象一株被霜打了的小苗苗，严厉的父亲与反复发作的母亲使幼小的心灵变得畸形。对于儿童，温暖的环境使他们健壮，乖戾的境遇则令其早熟。春康就是一个谙熟父母双亲的特点并能习惯于其中的早熟儿。

做父亲的看着这个小大人，从来没有感到过快意。相反的，望着儿子那乖觉的个性和呆滞的脸，李潜心中常常涌起一缕缕的自恨与凄凉。内疚能使铁石心肠的人熔化，有时候，李潜会突如其来的放下一切事务，把儿子亲热地抱在怀里，娓娓动听地说：“春康，咱们玩一玩吧！”

“怎么玩？——又是背诗！”小春康调皮地、装作不高兴

说着，其实早心花怒放了。他巴不得和父亲“玩耍”一会儿，哪怕是拘谨的游戏也好，于是，他随着父亲的吟哦，鹦鹉学舌般地诵道：

“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。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”

相鼠有齿，人而无止。人而无止，不死何俟？”

“爸爸”春康打断了父亲的吟咏，急着问：“这首看耗子的诗，我又忘了是什么意思了？”

“哦，你还没懂吗？”李潜解释道：“这首诗是说：小老鼠都有一定的样子，人呢？就更应该正直，应该遵纪守法，不做坏事！——记住了吗？”

“记住了。”

“好，我们接着背第三段。”

“相鼠有体，人而无礼，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！”

李潜唯一的消遣就是古诗词，他对于我国古典文化有着酷爱，在古典文学中尤其喜爱先秦、两汉、魏晋的作品：古朴简洁、爱憎强烈、泾渭分明，很适合他的胃口。诗经楚辞最令他陶然，那远古的淳厚之风常常使这个怪癖的人沉缅忘情。

铿锵的吟哦声震荡着平素沉闷的小屋，患羊角疯的母亲也被爷儿俩的勃勃兴致所感染，坐在床上乐得眉开眼笑。

孩子都是最聪明的小精灵，春康也极能捕捉这个时机，每当父亲吟罢词章，诗情韵味犹萦于口唇之际，他总是半高兴半感伤地对父亲撒娇：“爸爸，咱们家太闷了！您和妈妈一天到晚老是绷着个脸，没人跟我玩。”

“妈妈有病，爸爸的工作又脱不开，哪儿有时间跟你玩呀！”

“我想杜爸爸了！你们请杜爸爸来吧……”春康磨菇着说。

父亲把儿子搂在怀里，温慰地哄着：“快到礼拜六了，每礼拜六晚上七点，你杜爸爸准时来。他能哄你玩一个礼拜天，是吧？春康。”

“嗯……”春康答应着，心里立刻滋润了阳光雨露。孩子跑到日历前面，用小手翻着纸页，忽然高兴地叫道：“这个礼拜六和新年连上了，你们请杜爸爸到咱们家过年来吧！”

“当然了！”李潜欣慰地说“你和杜爸爸上个礼拜去照相，不是说年前可取吗？杜爸爸一定会把照片给你带来的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春康拍着小手叫道“照像馆真有意思，灯光那么亮！我坐在杜爸爸身边，照像师还指着杜爸爸问我——小朋友，他是你爸爸吗？”

“春康，你当时怎么回答的？”母亲笑着问。

“我说——就是的！可是照像师接着还问——人家小孩都管自己的父亲叫爸爸，你为什么偏叫杜爸爸？我说——我不仅有这个杜爸爸，还有一个韩奶奶呢！说完大家都笑了，就在那一眨眼的时候，照像师给我们照完了！”

“摄影师很有技术啊！你和杜爸爸那张相一定照得很好。”

“再等几天我就能看到相片了。”春康说“爸爸，您给我买个小镜框，我把照片挂在里面好吗？”

“好——”

“还有，杜爸爸说您会放大照片，要是照的好，您给我们放张大的行吗？”

“行——要多大的？”

“一尺乘一尺的——照像馆里挂的最大的那张。”

“哎呀！——”李潜拉长声音笑道“你杜爸爸简直把你给迷住了。”

“您说话可得算数！”

孩子又一次走到月份牌前，他在对日历想念亲人。“杜爸爸”这个称呼让小春康想到慈爱、温暖、新奇和快乐。尤其是几天以后，杜爸爸将拿来一张“父子”合影，它更加有力地吸引着春康。

他以孩子独有的热切心情在盼着杜爸爸的光临。

李潜有一个私癖，那就是进院关门。只要他一回来，小铁门从来不许敞开。李潜这样作的原因不是出于什么隐秘的动机，他只是惟恐生人（包括大人和小孩）突然闯进来，使春康的母亲猝不及防当即犯病。对妻子的保护性措施的副作用，是委屈了孩子。春康放学回到家里，就象鸟入笼一样，休想再飞出去，在孩子的心目中，能打开这只鸟笼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杜爸爸。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晚上，刚刚六点半，小春康就跑到门洞里等他的杜爸爸去了。他盼着杜爸爸立刻前来，但是，时光一刻一刻地过去了，却不见杜爸爸的踪迹。

小春康在黑沉沉的冷门道里等到七时，并不见杜爸爸来敲门。孩子等得不耐烦起来，两只小手扒着门栓，踮起脚尖，从投信孔焦灼地向外张望。入夜的大佛寺街头，空荡荡的，冷瑟瑟的，几辆公共汽车驶过去，几辆自行车闪过去，很难见到一两个步行的人影，孩子望着望着，开始感到失望。

突然，一个人的身影挡住了投信孔，铁门上随即响起了轻轻的敲打声。

“谁呀？”孩子在门道里问。

“我呀。”外面的大人答道。

小春康已听辨出了外面的人声，却故意再问：“你是谁呀？贵姓呀？”

“我是你杜爸爸呀！”外面的人说着，把嘴凑向投信孔，悄悄地说：“春康，快开门，我给你带照片来了。咱爷儿俩照的可有意思了，都傻乎乎的咧着大嘴笑！”

“哈哈！”春康笑了，但是他并不开门，顽皮地说“杜爸爸，您先把相片给我看看，要是照的好，我让你进来；照的不好，我不开门。”

“好！……可是我怎么先给你呀？”

“您真笨！——就从投信孔递进来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好吧！——你接好了，别掉地下踩着。”

外面的人摸出一个纸口袋，插进投信孔，用手指一捅，把纸口袋捅了进去。并跟着问：

“接到了吗？春康。”

“没有呀！”

“你又在骗我了！”

“我没骗您——杜爸爸，我什么也没接到呀！”

“那就奇怪了！我明明把照片捅进去了……”

“没有。真的没有。”

两个人嘀咕了一阵，孩子把门打开了。客人和春康在大门内外摸索了一番，什么也没有。

李潜听见门口的动静，拿着手电走了出来，问明情由之后，他也帮助四下寻觅。手电左照右照，却丝毫不见照片的踪迹。

“奇怪！”客人搔着后脑勺“难道相片纸袋会不翼而飞？那里面不仅有照片，还有底片呢！”

李潜又仔细地把铁门内外照了一遍，手电筒的光柱停在投信口上，他猛然喊道：“一定掉进这个缝隙里去了！”

随着喊声，客人和春康把眼睛凑上去，看到大门内表层的铁皮在投信孔处绽开了一道孔缝，照片一定是滑进了铁皮与木板之间的缝隙里。

春康用小手按按铁皮，可以听见纸袋在夹缝中往下滑的声音。

“这可怎么办？”孩子急得要命“杜爸爸，咱俩把铁皮上的铆钉都起下来吧，要不然铁皮掀不动，照片拿不出来的！”

“别胡闹！”李潜训斥道“门是公共财产，哪里能破坏！”

“不启开铁皮，相片就拿不出来，”孩子争辩着“杜爸爸说，底版也在里面呢！……”

“什么宝贝也不行！”李潜不为所动，依然板着脸“门不能启，人民法院审判员的孩子，不可作违法的事！”

小春康不理睬父亲的固执，他找到一根拨火的通条，想撬铁皮，却被父亲一把夺了过去。

“我讨厌这个小铁门！”春康急了，哭丧着脸说“黑黑的铁门总是严严地关着，不仅上锁，而且加栓。同学们都说咱们院是个监狱，我一回家，就被关起来……”

客人看到孩子委屈地哭了，赶忙好言抚慰：

“别哭，小春康，咱们这儿不是监狱。以后，杜爸爸有办法不让它老关着了，我要让它老开着，让你进进出出地跑着玩，而且，把全班的同学都带来玩，好不好？”

虽然春康觉得这些话都是哄弄他的，但是他也慢慢的止

住了啼哭。杜爸爸身上有一股神奇的力量，春康一接触到它，就会信赖它。

孩子又走回到铁门边，用小手摸按着夹在铅铁皮里面的照片。由于刚才在寻它的时候，人们扒着投信孔处的铁皮缝往下找，曾经撬开了一道小小的缝隙，借助这道缝隙，相袋往下溜滑得更远更深。如今，春康已经能感觉出相袋夹在了几排大铆钉之间，那位置是门扇的正中央，上下都够不着。若想取出它来，非得把整扇铁皮全掀开不可，而这又是绝对不允许的。

“可是，照片怎么办……”孩子心痛地嘟囔着。

“照片嘛……”杜爸爸接过孩子的问话，说道“没关系，咱们再照一张，而且要照张大的，照张好几个人的，不仅有你，有杜爸爸，还有你爸爸，你妈妈，还有——”

“不，”春康打断道“我就和你一个人照。要等我爸爸去照相馆，不知要等到哪一年。”

“也好，还是咱俩去照。”杜爸爸附和着说“可是也不能饶了你爸爸，他会放大照片，在我们法院，照像技术数他第一。咱们照了像，让他给放张大大的……喔，象这扇门这么大！”

春康给逗笑了，他情不自禁地依偎在客人身上，任凭客人连抱带拽地拖进了屋。

对于李潜全家来说，客人杜玉莹是一位欢乐的神，他身上似乎有一种魔力，这种魔力不惟能使小春康欣喜若狂，也使李潜喜笑颜开，还能使病中的女主人感受到一阵阵的轻松愉快。

“老杜，来之何迟啊？”李潜笑着说。

“怎么？”杜玉堃一惊，忙看了一下手表。“不是刚刚七点吗？”

“我是说，你今天一直在法院露面。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！”

“噢！”杜玉堃爽朗的笑着，但是笑而不答。他从提兜里掏出一只装着糖果的铁盒子，塞到小春康手中“春康，杜爸爸给你带来一盒喜糖吃！”

那是一个印制精美的糖果盒，上面有两只羽毛美丽的小鸟啁啾呢喃。孩子失望的心被这件礼品慰藉了。他捧着糖盒跑到妈妈跟前，左摇右晃的炫耀。

杜玉堃是法院的书记兼院长，年纪在四十开外，但若只看他的面貌却显得更老一些：半白的头发，浓密的髭须，高鼻阔嘴，宽额长眉，一双凤眼，炯炯有神。使他的容颜衰老的表征，除了那满头花发，主要的是那一双眼睛，眸光纵然有神采，但是风泪眼，迎风涌泪，揩拭不干，使他长了满眼圈的细皱纹。这就不免给他增加了几分苍颜。但尽管如此，杜玉堃整个人却仍然显得英姿勃勃，眉宇轩昂。

“什么喜糖？有好消息了？”李潜夫妇关切的问。

“我要结婚了！——想不到吧，嫂子？”

顿时，李潜一家都欢腾雀跃起来，春康的母亲笑咪咪的指着老杜的脑门，装做恨声恨气的说：“你到底听人劝了！再不娶亲就五十喽！”

“新娘子是谁？”李潜问着，他的心中突然升起一种不宁的预感。

“杨华呗！”杜玉堃毫不掩饰自己的愉快“我想，你早已看出来。”

“嗯。”李潜搭讪着，忽然把脸沉了。

“看你，又要泼冷水了”妻子又戳了戳丈夫“人家成亲是喜事，你耷拉个脸子干啥？”

“我要是对老李申请这桩婚事，他肯定不批准”杜玉莹沉着而明智的说，他对于李潜的态度早有所料。

“你猜错了，老杜。”李潜说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颁布的婚姻法，你们两位公民有权登记结婚。如果你们到我这里登记，我一定依法办事。然而要是你私下里征求我的意见，我对你和杨华结婚则持反对态度。”

“我早知道你反对。”杜玉莹笑着自己解嘲“可是老李啊，你也不想想，到了我这把年纪还能挑三拣四吗？如今江山打下来了，天下太平了，我听你们的劝告，终于决定结婚了。我想你知道后一定会高兴。怎么？真的象嫂子说的，一脸的乌云啊！”

李潜被老杜真诚的话说乐了，他也觉得自己的性格太古怪了，这样的不随和！老战友的婚事，自己还嫉恶如仇的干什么……

“只是……我觉得杨华配不上你，你们是两路人。”

“哈哈——”杜玉莹笑了，笑得眼泪汪汪“古人常说，夫妇个性，一动一静、相反相成。我看这是符合对立统一观的。夫妻之间，也象任何矛盾着的事物一样，既有矛盾性，又有统一性；既彼此不同，又互相统一在一个家庭里。好了，老李啊，我看你这个法官还是批准我们结婚吧！你擦亮眼睛仔仔细细地看看我这副老模样：头发白喽，皱纹满喽！一对烂桃似的风泪眼一天到晚哭个不停，除了杨华，谁还能相上我这副老骨头哟！”